

认识日本人

REN SHI RI BEN REN

尚会鹏 著



重庆出版社

认识日本人

REN SHI RI BEN REN

尚会鹏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郑 玲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尚会鹏 著
认 识 日 本 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艺达印务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6 字数 175 千
1997年10月第一版 1997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7-5366-3742-X/C·69

定价:1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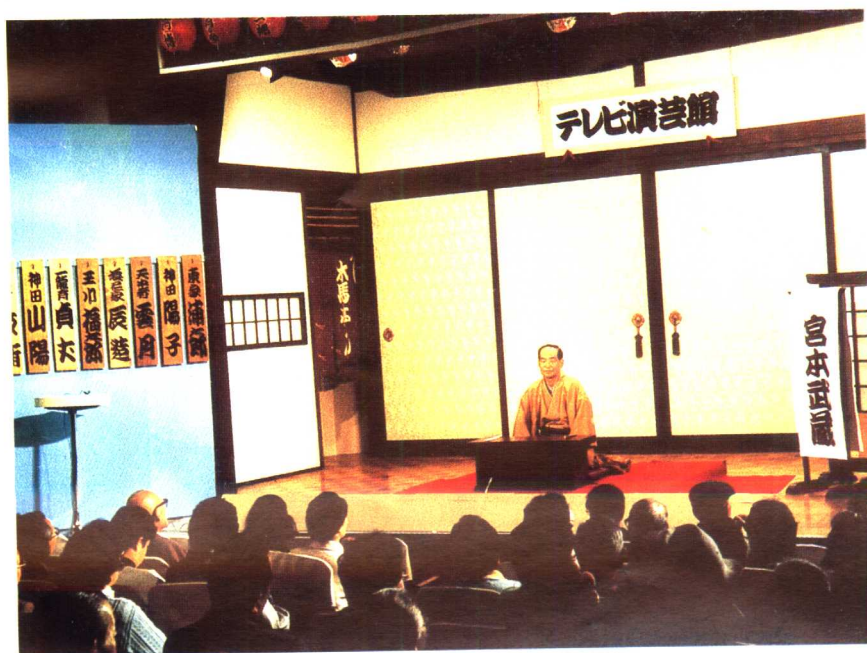
尚會鵬 1953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县。

1978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日(语)阿(拉伯语)系日语专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历史专业,现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副教授,从事日本印度和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曾在日本研修一年。著有《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将出版)、《中国人与日本人》(将出版)及论文多篇。



矶庭园 (鹿儿岛)

浪曲表演 (浅草)





穿和服的姑娘们

演奏古琴



序 言

在当代世界民族中,像日本人那样其民族性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和研究恐怕是不多见的。从早年西方传教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R 本尼迪克特,从日本的中根干枝到美国学者赖肖尔等,关于日本人的理论多种多样。这可能是因为,岛国的地理位置使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较少受外部的影响(接受外来文化则是另一回事)。比较单一的民族构成使日本人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这使得概括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相对容易些。

本书不是一部阐述日本民族性的专著,只是对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某些侧面的零星感受。这些感受大都是笔者于 1986 - 1987 年在日本研修时形成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通过不断同中国的对比来了解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无论是我在阅读关于日本的文献时,还是在实际同日本人交谈时,我总是这么想:“这件事要是在中国该是怎样的?”“换成中国人该怎么认为?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这样以来,我形成了从比较的角度观察问题的定势。

所谓民族性当然不是一层不变的。现在的日本人不同于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战前和战后日本人的民族性也不一样。尽管如此,民族性中的一些东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政治、经济等因素相比,一个民族的性格的变化要缓慢得多。我们还是可以在战前和现在日本人身上发现某种共同的东西。我并不认为我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试图在日本人身上发现一些日本人自己以及西方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因此,在叙述中我常常举出中国的情况作对比。这种对比虽不系统,但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都是比较而言,相对而言。没有比较,就看不出特点。

如果这本小书能在轻松的气氛下增加您对我们的东方近邻的了解,同时也对认识我们自己有所启迪,那就说明笔者的努力没有白费。当然,本书如有缺点错误,笔者也是乐于接受批评的。

尚会鹏





『拿来主义』与日本文化·····	四五
日本的老人与『老人出口』·····	三九
日本人的性观念与『风俗业』·····	三二
日本男人的两张脸：『男子气』与『撒娇』·····	二五
从日本的女人谈起·····	一六
『榻榻米』上的世界·····	九
『居相近，心相远』·····	一
序言·····	一

录

谨言慎行：『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九九
谨来慎往：日本人的送礼之道……………	九三
谨小慎微：显微镜式的日本人……………	八五
从自动售货机说开去……………	七九
『祭』文化……………	七三
从喊『万岁』想到的……………	六八
惧怕离群：日本人的『集团意识』……………	五九
俱乐部与『团队精神』……………	五二

目

信息社会·····	一五九
恩义意识·····	一五〇
『保存旧东西的行家』与『柔性思维』·····	一四五
面条、『道』与日本人的认真精神·····	一三六
『单一社会』与社会的『单一化』·····	一三〇
从『富国强兵』到『富民强个』·····	一二四
墨守成规·日本人的『序列意识』·····	一一六
各守本位·日本人的『等级意识』·····	一〇六

录

献身于儿童教育的H先生·····	二一五
指压K先生与『CS医会』·····	二一八
池田大作与『创价学会』·····	二一〇
麻原彰晃·····	二〇三
真理——真理·····	一九六
马不扬鞭自奋蹄·日本人的『危机意识』·····	一八八
岛国意识·····	一八〇
『耻感文化』与大国梦·····	一七二
如此对待外来语·····	一六五

“居相近，心相远”

交往多而知心少

中国和日本，既相邻，又遥远，既相互了解又十分陌生，既有许多相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之点。

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像无法区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面孔一样，无法区别这两个民族的特性。许多西方人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例如，欧美学者在谈到东方人的特点时，常常以“东方的群体主义”一词谓之。实际上，虽然同属“群体主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表现是根本不同的。即便是对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来说，这也有一种夸大两民族之间共同点的倾向。我们常常以“都是东方人”之类的话来强调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两个民族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决非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不能否认，这两个国家都有许多出色的了解对方的学者。中国历史文献中保留了许多对日本的记录，中国人对日本历史、文化都有很多了解。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是惊人。多少年来，他们怀着极大兴趣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的经典。今日日本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总是属于最受欢迎的一类。说日本是除中国自己以外对中国了解最多的国家恐怕也不过分。



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妨自问一下,对于同自己打交道已有千年历史的邻居的性格和心灵,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呢?长期交往的邻居,可能知道对方家里的人口、住的房子、房子里的摆设、个头、长相等,甚至连对方脸上的雀斑也一清二楚,但如果不是“挚交”,那就不会了解对方的性格和心灵。有时,恰恰是这种地理上的接近和整体上的相似性影响了进一步的相互了解。中国和日本,虽是近邻但不是“挚交”,交往多而知心少,虽“居相近”却“心相远”。

正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一样,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的性格。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或“国民性”。每一个民族的性格都是复杂的,并且可能是充满矛盾的,而日本人的民族更是如此。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R 本尼迪克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写了一本研究日本国民性的书,叫《菊花与刀》,非常著名。书的名字就是对日本民族性的概括,即日本人既有欣赏菊花的文雅,又有崇拜军刀的好斗。“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受到许多人批判,她的这些概括也并不一定准确,但日本民族性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则是事实。

日本著名学者辻迁哲郎,对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作过描述。他说日本人“丰富而外露”,具有“于变化中见沉静且持久的情感”和“活泼敏感”,“既崇尚昂扬的感情又忌讳执拗的日式气质,既认命又反抗,通过变化焦躁地忍耐的忍从性。在持久反复的忍从的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的爆发的可能。”他对日本国民性的著名概括是“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这可以同本氏的概括相互印证。他把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同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日本的国土兼有台风带来的暴风雨和北方寒风带

来的大雪,带有热带性和寒带性的双重特征”,由此培养了日本民族的个性。而本迪尼克特则把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归之为日本人育儿方式中的矛盾。

也许是日本人性格更具复杂性和矛盾性,要了解日本人显得特别困难。多少年来,描写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的书很多,但日本社会和日本仍是一个“谜”。不仅对西方人,对“一衣带水”、有上千年交往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谜”。

中国人的日本观:“小日本”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是相当复杂的。这种复杂感情集中体现在人们经常说的一个词上:“小日本”。

当他在历史影片或图片上看到日本人对中国的暴行时他会咬牙切齿道:“小日本……”。这里是对侵略者的仇恨。历史上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伤害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并影响着今天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你不能指望中国人立刻对一个杀害过自己父母辈、祖父母辈的人有好感。

看日本电视连续剧,日本女人跪在“榻榻米”上招待客人,交往中总是彬彬有礼地大鞠其躬,还有那温文尔雅的茶道、花道……,这同电影中那个口喊“死了死了”的“鬼子”形象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于是又会说:“这小日本……”。语气里充满着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

谈到日本发达的科学技术,日本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日本人的干劲儿和效率,中国人又会说:“小日本……”,那意思是说,“日本人能干得那么好,我们怎么就赶不上人家呢?”既自叹弗如,又有点不服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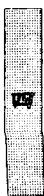
在那精妙绝伦、令人爱不释手的日本电器面前,中国人也常常这样说:“啧啧,这小日本……”。这里表达的是惊讶、赞叹、敬佩、羡慕和无奈;

站在地图前,指着中国东面那一块狭长的岛屿,也会说:“这小日本……”语气里不无泱泱大国的傲慢。

中国和日本地理上接近,人种相似,历史、文化上关系密切,社会、文化和国民特性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的确能够看到某种共同原则在起作用。这些事实有时会有利于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但也正是这种整体上的许多共同特征,使得中国人看日本人或日本人看中国人带有“连带性思考”的特点,从而妨碍了我们之间更深一步的了解。这种情况可用两国的文字来比喻: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使用汉字,一个根本没有学过对方语言的人可以凭借汉字词汇猜出用对方语言写成的文章的某些意思。但随着学习对方的语言,他会发现,这种在开始阶段给他带来便利的汉字词汇恰恰构成他进一步学习对方语言的障碍。这不仅因为这两个民族对汉语词汇理解上的微妙差异,还由于他无法摆脱“汉语词汇”的束缚而进入以“纯外语思考方式”。“同文同种”、“一衣带水”、“都是东方人”等,作为友好语言,这些话说是可以的,在两国的交往中多说这样的话有时也有利无弊。但是这终究不是理性的认识,只是一种“连带性思考”而已。如果我们陷入这种连带性思考中去,就会陷入误区,影响我们对我们的邻居的认识。

其实,中国人和日本人,既不完全“同文”,也不“同种”。汉语和日语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日语只不过借用了汉字符号而已。关于日本人和民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日本人不是直接来自中国大陆。许多中国人相信,日本人是中国人的一支,但并没有语言学和考古学上的充分证据。日本人中可能混杂了中国人因素,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历史上一直当“先生”的中国人有忽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倾向。“大中华”思想妨碍了我们对我们邻居的认识。“日本人同中国人差不多”,“日语同汉语差不多”,有这样看法的中国人



并不少。记得一次我询问我的一位读大学的侄子的日语学习情况,他竟说:“日语有什么好学的,当年学者严复只花了一灯油的时间便学会了日语。”这种傲慢无知真令人哭笑不得。

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有这样的倾向。曾经听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说:“从日本文化中除掉来自中国的成分,还能剩下什么呢?力图探寻日本特色和事物的人们,只能靠勉强的牵强附会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许多中国学者仍有把日本算作“儒教国家”的。甚至有的人轻蔑地说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些人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忽略不计”的态度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无知。

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官员黄遵宪到日本后,曾感叹日本关于中国的书多,而中国关于日本的书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水平甚低。原因之一,恐怕与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忽略不计”的态度有关。所以,当过去的“学生”在近代突然强大起来的时候,给中国人带来的是惊异、困惑、不可思议的复杂感情。

实际上,日本的文化既不属于佛教文化,也不属于儒教文化,它是一个独特的体系。日本在近代的崛起决不是偶然的,正像中国近代以来落伍也不是偶然的一样。

今天,我们在了解我们的这个邻居的文化和心灵方面,仍然不能说是积极的。提到日本,多数中国人恐怕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科学技术,更多想到的是日产冰箱、彩电、汽车,而不是它的文化。当今中国人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忽视可以从一项国际性民意调查中看出来。这个调查是围绕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中国以及前苏联对日本人的看法展开的。在“想了解日本的什么情况?”一项调查中,在欧美四个国家和前苏联的回答中,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分别是“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艺术、历史”,但在中国,占第一位的是“科学和技术”。(见《读卖新闻》

1988年10月17日)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的认识,可能要超过对日本的认识。

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迷”多,“中国通”少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也是复杂的。首先,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具有这种“连带”倾向。而且,由于日本在民族、文化和语言上具有更为单一的特点,这种“连带”倾向比中国人更甚。

我认识一个叫L的日本人,可称得上是个“中国迷”。60多岁的人,仍在跟着电视学中国话。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在美国,他曾到过一次那里,感到很不适应。不光是因为语言不通,主要是因为人种、生活方式差别太大。但到了中国就感到亲切。虽然也是语言不通,但都是黑头发,黄皮肤,还都使用汉字。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感受。而且我也相信像他这样感受的日本人还有很多。这些人没有真正同中国人接触,他们的这种感受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相似性上。而且,很可能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影响他进一步了解中国。倘若他同中国人接触,或者在中国居住并融入中国社会一段时间,他会在这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差异有深刻的认识。表面上的相似常常使人忽视对差异性的认识。恕我直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个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出自这种“连带性”思考。

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古代日本人主要是从中国的经典文献中了解中国的。这种了解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念”性的东西。他们接受的是中国一系列美妙的概念,少数人看到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表,从没有接触过中国的实际。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看到中国的现实,这同他们头脑中的“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些人便走向另一极端:从无限向往到极端蔑视。这种趋于两个极端的日本观,即便是今天仍不少见。

有的人把中国想象成具有田园诗般的国家:没有污染,没有